

名家侧影

何镇邦 李广鼎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名家侧影

何镇邦 李广鼎 编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2 插页 153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5329—1569—7

I·1351 定价 11.00 元

目 录

序	何西来 (1)
---------	---------

〔汪曾祺〕

偶感	汪曾祺 (3)
关于猫	林斤澜 (4)
他是个好老头	何志云 (9)
童心永驻	曾明了 (16)
说不尽的汪曾祺	何镇邦 (25)

〔林斤澜〕

自述	林斤澜 (35)
林斤澜！哈哈哈哈.....	汪曾祺 (36)

斤澜印象杂记	唐达成 (40)
闲话林斤澜	叶兆言 (48)
常青的老树	何镇邦 (52)

〔艾 煊〕

七十三 八十四	艾 煊 (63)
一个“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	范伯群 (70)
艾江南	黄毓璜 (83)
打谱	王 干 (91)

〔铁 凝〕

铁凝印象	汪曾祺 (99)
写作者的魅力	陈 超 (103)
我看铁凝	何玉茹 (112)
一颗美丽诚朴的心	何镇邦 (118)

〔李国文〕

如此这般	李国文 (125)
守住这个“文”字	崔道怡 (135)
我的导师李国文	毕淑敏 (165)
宽厚的李国文	梁晓声 (171)
李国文印象	顾 文 (176)
活得潇洒	何镇邦 (182)

〔王 蒙〕

自画像（外一首）	王 蒙（189）
王蒙一瞥	童庆炳（194）
然后是平静	张 宇（204）
我所不认识的王蒙	余 华（214）
近看王蒙	何镇邦（216）
后记	何镇邦（222）

序

·何西来

“名家侧影”，该叫“名作家侧影”才是。因为才名流布而誉满天下者，三十六行都有，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艺术家，名记者，名球星，名模特等等，只要在各自的领域卓然有成，能拿出己之所能，人所不能的绝活，且为世所公认，就都可以说是“名家”，并不独指作家而言。但作家，因为作品流传，驰骋才藻，盖属于史可法所谓“文章行世大神仙”之类，确实更容易成名。

“名家侧影”本是今年《时代文学》新开的一个专栏，由我的好友何镇邦参与

策划并主持。据镇邦在初刊时的“主持人语”中说，事情的缘起是这样：“去年九月在枣庄的一次会议间隙，几位朋友同《时代文学》的同志一起闲聊，大家以为如果《时代文学》能辟一专栏，每一期请几位朋友同时聊一位作家，从不同角度去接近这位作家，以便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这位作家在作品后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当然，撰文的人应是同这位作家交结较多了解较深的人，这个创意被他们采纳了，于是就有了这个专栏。”《时代文学》这些年是按期寄送我的，我手头已收到今年的第六期，听镇邦讲，这个专栏刊出后，读者反映不错，所以打算继续开下去，并且拟将今年已刊文稿收为一集，交出版社出版，要我写一篇序文。

“名家侧影”专栏，从今年第一期到第六期，依次聊了汪曾祺、林斤澜、艾煊、铁凝、李国文、王蒙。每一专栏都有栏主自白性文字，主持人语一段，接下来是三到四篇侧影勾勒的专稿。其中部分篇什，刊物到手时曾浏览过，觉得满有意思；这次写序，对逐篇通读一遍，不仅更加深了原先的印象，而且又增加了不少新的感受。

就我的感受而言，这本书的价值，至少有以下诸端：

其一是知人论世的价值。“侧影”不是传记，不是传论，也不是拉开阵势的作家专论，而是从某一特定侧面，特定角度切入的一段旧事，一个印象，一点趣闻，一种爱好等等，但其落墨之点，聚焦之处，却始终对准了被勾勒出侧影的作家本人，他的性气与禀赋，行状与为人。以专栏的第一人选汪曾祺为例，他的自白性文字，是一首古诗：《偶感》，抒写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人生感喟，可以算是自画像。林斤澜从

自己写猫与汪曾祺的关涉中，从自己写猫与汪曾祺写猫的对比中，一层一层写出汪老的艺术主张，如“写小说就是写回忆”，强调生活的累积总要“沉淀到像少年时的记忆，才写得自如”。他的这篇侧影文字叫《关于猫》，行文、立意、取材，一如他一向的创作风格，是怪味的，怪味的关于猫的汪曾祺的一帧侧影。

在何志云的眼里，汪曾祺是个“好老头”。何志云是评论家而兼搞创作，他比林斤澜的文字更多些评论色彩，取好角度，几乎评论了汪曾祺一生的创作与生活，当然，笔调仍是散文的。曾明了是汪曾祺在鲁迅文学院带过的学生，她选了师生之谊的角度，记述了与导师的交往和导师的为人。何镇邦的《说不尽的汪曾祺》，语调轻松，是真正的闲聊的写法，从美食家的汪曾祺，他的善品尝，善操作，一路聊将过来，聊他的善书、善画、善饮和作文遣词在语言上的讲究。总之，是美食、美术、美文、美酒，最后归结于汪老的内美，人格之美。可见，这“名家侧影”实在是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精神，另外，也可以看出魏晋以来人物品鉴的余绪，某些“侧影”的文字、思路、气韵，亦颇有刘义庆《世说新语》的神采。

其二，知人论文的价值。扬雄说，言为心声，字为心画。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有“覩文辄见其心”的话。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为人和为文统一起来看，以人品论文品，自文品窥人格。因此，对于作品之外的作家生活的了解，绝对有助于欣赏和品鉴他们的作品。敏锐的读者，自然也可以通过作品的阅读，了解作家的趣味、爱好、识断，乃

至性格，但除了那些自述性、自传性、直抒胸臆性的作品外，多数毕竟隔着一层，特别是在虚构性的作品中，如小说、戏剧等。于是，在许多读者的心里，都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有一种更多地了解作家的期望，这也是有关作家的轶闻趣事的书籍、报导，还有他们的传记等往往走俏的社会心理原因。“名家侧影”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亦与此不无关系，因为正好适应了、契合了读者期望。

文是人作的，论文即是论人，文如其人嘛！但文学活动在作家，哪怕是以创作为惟一职业的作家，也不可能是他的全部生活。另外，在创作活动中，作家固然会把自己的主体人格对象化到作品中去，但由于作品题材、立意等的限制，作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全人格不加选择地一股脑儿写进去，即使是大部头的作品，即使他们的全部创作，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从满足读者希望了解作家的需要来说，那些没有写进或没有可能写进作品的东西，作为侧影介绍出来，也是很有价值的。人们对于作家的生活、思想了解得越多，就越是有利于更好地解读他的作品。

其实，“侧影”的主持人和写作者，尽管所取角度常常不同，但对于人和文的关系，都是相当自觉的。就说关于李国文的这个专栏吧，他本人自白的《如此这般》，从“文学如谷”这个几乎可以说包容了他全部创作经历和命运沉浮的判断破题，拎出外祖父给他取名国文的一个“文”字，在文和人的关系上灾祥祸福，盛衰荣辱，交叉叠合，作出一篇机趣横生，却又血泪深蕴的文章来。他既是论文章，更是论人生。只一句：“‘文’，这个字，并不总是美好的，这二十多

年，一言一蔽之，便是幸而不死。”真是道尽了此中的苦涩。这样，在国文的那篇既是成名之作又是致祸之作《改选》的编辑崔道怡的眼里，他就是“守着这个‘文’字”不放的人。崔道怡的这篇侧影文章，虽然是读了李国文的《如此这般》之后写的，像国文一样，他也抓住这个“文”字，结结实实做了一篇大文章，洋洋洒洒近两万字，是所有侧影文章中最长的，但因长得有内容，也就不显其长。他可真正是以人论文，以文论人，有述有评，夹叙夹议，既见编辑家的眼光，又不乏评论家的识断。他可以说是国文才华的第一个发现者，他几乎是从一位编辑眼里的“文”的角度，评价了国文的全部创作，这已经不是“侧影”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像曾明了是汪曾祺的学生一样，毕淑敏是国文的学生。在这个学生看来，“国文老师面有佛相”，不仅有佛相，更重要的是有佛心。梁晓声就发现了一个“宽厚的李国文”，对王蒙说的“我佛国文”表示认同。在他的感受中，国文“的性情似乎永远是沉稳而安泰的，荣辱不惊……某些令人不愉快的沮丧的甚至愤慨的事，在他那里，似乎都会获得大大的化解”。难怪镇邦得出结论说，国文“活得潇洒”。

当然不只是李国文的专栏，其他的几个专栏，如艾煊的，林斤澜的，铁凝的，也都无不具有知人论文的价值。

第三点，“名家侧影”的文字也具有某种独特的欣赏价值。平心而论，“侧影”专栏里的文章，在水平上是互有参差的，同一作者的几篇文章，亦不十分平衡。然而，从总体上看，大家都是在充分放松的状态下进入写作的，心境比较

平和，行笔比较自如，率性写去，出来的文章也就有看头了。说有看头，一是指描摹的对象，即被勾勒出的“侧影”；二是指描摹者，他是同时在勾勒着自己。

林斤澜的《自述》，共八句，两节，三十二字。像是格言，却自己说“生无格言”；说是四言诗吧，押韵又不规整；语含诙谐，却寄意深远，不伤浮滑。似可看作怪味的自白，稍带漫画韵味的自画像，尽管他断言自己的“相难漫画”。汪曾祺说他的名字怪，叫“斤澜”，怪得“没讲”！不仅给自己起的名字怪，夫人的名字，女儿的名字，甚至小说里人物的名字也都起得怪。他从这里发挥开去，下了“夏尚质，周尚文，林尚怪”的断语，虽然不无调侃，却为林斤澜的怪味艺术，怪味审美趣味，作了文化定位。林斤澜追求怪，崇尚怪，语言乃至行为都充满怪味，但汪曾祺的厉害之处在于从这怪之中品出了、捕捉到了这位作家的一颗平常心，一派平民意识：说他吃喝是平民化的，生活是很平民化的。另外，平素很少臧否人物。然而却是非分明，激情内敛，关键时刻爱憎分明，决不含糊。汪老的这篇文字写得活龙活现，笔底仿佛有鬼。他写的《林斤澜，哈哈哈哈哈……》，比起林斤澜写他的《关于猫》更灵动，更见神采，如果评奖，评林斤澜一等奖，那么汪老的这篇，则必评特等奖无疑。至于唐达成写林斤澜，参加台湾“二·二八”事件而招致的牢狱之灾，写他的喝酒和为文之道；叶兆言写他父亲叶至诚与这位林伯伯的交谊与相知，写林伯伯比年轻人还要亮的眼睛；何镇邦写林斤澜的兼有“南方人的细致与北方人的豪放”，写他的嗜酒趣事及收藏酒瓶的爱好等，也都既能见出林斤澜的某些

鲜为人知的旧事，见出他的精气神，又能见出写作者的不同性气与行文风格。

艾煊专栏的自白叫《七十三 八十四》，写他所经历的战争年代的生死体验，写他七十岁以后所达到的对人生的透彻解悟与通达，他真的进入了自由的生命境界，也是创作境界。这样的文章，富于机趣和理趣，寓隽永于平淡之中。而范伯群《一个“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则全面展示了艾煊对文学的执著，落墨的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其实，很难说是侧影，颇近他眼中的“全息”。副题作“我了解的艾煊”，了解，“了”而且“解”。当然至少也就不止一个侧面。黄毓璜写《艾江南》，开篇交代“艾江南”这个雅号的发明权属何镇邦，以为撮得了艾煊全部创作神髓。在他的评论家的审美视野里，艾煊的作品属“江南型”，“江南式”，哪怕是雄浑的长卷，也透出“清新淡雅澄明”，也有细腻秀明的江南风情。文尾全文照引了艾煊为自己作品“评议会”写的邀请柬。此柬尽脱凡俗，真诚坦率，颇能令人耳目一新。王干写艾煊，是晚辈眼中的前辈，他看到的是一个老书生，是江南情结，是淡泊功利的棋风。

铁凝专栏的自白就简单得多，只有三句话：“我想有健康的身体，我想有明净的心，我想写好的东西。”说不上怎样的惊人之笔，亦无故作的高深之论，平平的话语，平常的心愿，但要真正做到，却都不容易。不过，这就是铁凝。她显然在汪曾祺老头儿那里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老头儿概括她的长相及身材曰：挺拔；概括她的作品风格曰：清新，说是河北作家群里，只有老孙犁和她可以当此评价；老头儿还

对她的胆大，对她的幽默感印象颇深，如放枪，如开车。陈超对铁凝特别熟悉，而且可以说颇有研究，他因此也就不必像汪曾祺那样在开笔前先声明“我其实并不了解铁凝”，把自己写印象的文字称做“生疙瘩”。陈超看到的是“魅力”，自内而外的魅力，他尤其看重的是铁凝作品的趣味和技艺，认为铁凝是一个快乐的写作者，一个好人。何玉茹眼里的铁凝，是真正女性眼里的女性作家铁凝。她用“质朴”概括自己对铁凝的总体印象，在这个总体印象之下，写铁凝的喜欢听音乐，写铁凝在一次会间送她的工艺品小竹编，还写到铁凝的一篇叫做《真挚的做作岁月》，都带着女性的细腻。何镇邦从铁凝身上看到的是“一颗美丽诚朴的心”，他从记忆中剪取侧影的角度与何玉茹接近。因为写作这篇侧影文字正是得知汪老猝然辞世之时，所以特别记叙了五年前他随汪老夫妇同往石家庄，铁凝陪同参观游览的旧事，另外，也作为对汪老的纪念。

何镇邦说，“名家侧影”里“侃”王蒙的一辑，是他今年主持这个栏目的“压卷”之作。置王蒙的侧影于压卷的位置，主持人自谓，在有意无意之间，并且声言这“是合适的”。说合适，当然首先是指王蒙的才力、学力、成就，及其在当今中国文坛的地位；其次大约也指这组侧影文字的质量与文采。

放在被侃对象自白位置的是王蒙的两首打油诗，俱为七言。一首是《自画像》，另一首是《自嘲打油》，其实也是自画像。两则诗体自画像，从作家的身高、体重、发色，到生存环境、兴趣爱好、人生追求、艺术取向等，都写到了，杂

以嘲讽，时见机锋，是典型的王蒙式的观察角度和行文方法。

童庆炳教授的《王蒙一瞥》，瞥见的并非一斑，而是全豹，只是角度特殊罢了。在童教授眼中，王蒙在五十年代是作为“社会主义捍卫者‘娜丝佳同志’”而被划为右派的，这在当时就让人接受不了；王蒙的风格不主于一，每一部作品都有新的尝试、新的开端、新的创造和新的艺术天地的新的一角；王蒙有似水般变化，不居的个性，而又能做到“随遇而安”。最主要的是童教授发现了王蒙在思想方法上不走极端，更多地表现出“中庸”。他从王蒙的立身行事，为人，为文中瞥见的是“中道”，一种两端执中的哲学。这是华夏文化的传统精义所在，是一种历来为仁者和智者所推崇的最高境界：精神境界和人生境界。

河南张宇写的《然后是平静》，行文别具一格，幽默、诙谐、风趣，亦不无调侃，却又归乎正。评价王蒙的创作，他认为“谁也没有他写得深刻和尖锐而且明亮和丰富”，他把王蒙的创作比喻为一个许多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圆；他不同意那种认为“王蒙圆滑”的评价，他的看法是“圆而不滑”；他认为王蒙是在不断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对付自己时，才产生出很高的悟性，才进入智慧的圆浑境界的；他对王蒙的不断作为争议的热点、焦点有一种奇特的看法，说是“不论说你好说你坏抬你骂你歌你哭你，实际上都是在给你做广告……你王蒙确实应该感谢大家呢。要我说你王蒙从现在开始，见人就送烟，见人就请酒，上上下下前后左右都磕头”。张宇还发现王蒙之常被议论，于人于己有两大效

益。于己不说，单说于人：傍着王蒙对话，而后名扬天下者，有之；先是在王蒙当部长时吹王蒙，不当部长了，批王蒙，一反一正，一拍一打，当稳了理论家者，有之；专门批评，乃至惹恼王蒙，纠缠得让你心烦让你发火让你失态，人家也随之扬名天下者，有之……张宇说这是用特殊方法带“研究生”，无意中培养了几个局级干部。他调侃王蒙说：“劳模啊！”他很看重王蒙声言的“从现在开始我三十年不与人争论”。他问自己，也同时在问读者：“人这一生，经过潮涨潮落然后是平静吗？”

我以为，张宇的思路，颇近于王蒙的思路，从他的这个方向切入，也许能够更接近真实的王蒙。青年作家余华与王蒙有过多次接触，但他写的短文却用了《我所不认识的王蒙》的题目。不过，对王蒙说话的风趣，分寸适当，恰到好处，留有深刻的印象。这种直觉的把握，其实已经与童教授“中道”的哲理性概括为邻了。何镇邦没有“一瞥”，没有张宇的出奇制胜，他确实在“近看王蒙”，他还特意写了王蒙夫人，那位“心地善良，宽厚待人，细心周到的老大姐”。镇邦讲，这位崔大姐曾以王蒙的署名发表过若干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收在王集中。王蒙与镇邦开玩笑说，如能猜出，他将根据猜出的篇数为等级请客。但镇邦至今一篇也没猜到。这桩特殊的“冒名”写作公案，王蒙夫妇若不自己说出，恐怕只好留待日后的文学史家去考证了。

这篇序文，已经写得够长了，该打住了，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总之，“名家侧影”的专栏文字有见地，有趣味，有价值，既可为一般读者提供饭后茶余的谈资，又可为研究

家提供许多难得的第一手材料。是否真正如此，读后自知。

1997 年 11 月 29 日

光辉南里寓所



江青

偶感

士有文的新，群众公忌
 狂象，国中竟烟
 情，民解水沸煮
 世有高山寒，孤老
 年定，六好内接
 我，名中铸辞云，
 犯我者肉通，寸心
 何言，王，华髮已盈颠
 集，昔什猛雨，由致
 陈清顾，居其能器
 早，创作要自力以信
 我，主，点，望，望，望，人
 先建，通，苦，六，环，切
 陈力，展，色，模，寸
 情，滋味，心，何，何，
 麻，道，庭，三，腐，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江青